

宿管
日记

谁是贫困生

□黄洪书

我第一次看见小褚拎着一大包盒饭上楼,并没有在意,我想,给自己的室友带几盒饭很正常,可当我第二次、第三次看见他总是拎着盒饭上楼时,心里就有些抱不平了,觉得他的这些同学真是太不像话了,怎么能每天自己吃饭不去食堂而让别人代劳呢?再说小褚也太老实了,凭什么听他们的支使?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吧!实在忍不住了,我问小褚:“你干吗老给他们带饭?他们自己有腿呀!”小褚笑着说:“我给他们送饭是有钱的呀,每送一盒饭老板给我提成五毛钱。”我恍然大悟,而后我了解到,小褚是一边读书一边打工,他每天利用吃饭及休息时间为一家餐馆送外卖。

小褚很能吃苦,每当别人在吃饭或睡午觉的时候,他却在楼上楼下地跑。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,同学们不愿去食堂了,小褚也就更忙了,风里来雨里去,经常由于拎着盒饭不方便打伞,衣服被淋得湿湿的,鞋子也泡在了水里。常常看见他拎着盒饭从外面跑进来,嘴着嚷着:“冻死了,冻死了!”我说:“你怎么不多穿件衣服啊?感冒了怎么办?”小褚却笑着说:“够了,够了!”

小褚每天的午饭总要到下午两点钟才吃,晚饭要到晚上七八点钟吃。有时他会说,饿死了,饿死了,然后就跑到奶茶店买个饭团,一边走一边吃。同学们都有电脑,而小褚没有;同学们玩游戏,他不玩;同学们抽烟喝酒买零食,他不会;同学们周末都去外面玩,他还在

送盒饭。认识小褚的每个人都说他家里穷,所以才这样打工。加上天冷了,小褚又总显得那么单薄,大家都以为他带的衣服少,对他十分同情。我对此不理解,都说现在的学生一般家里经济条件都还好的,江浙一带的更好些,可小褚家怎么这么穷?小褚的父母如何狠心让儿子在外这么辛苦?不但一日三餐不能好好吃,还不能多穿件衣服,可怜的孩子!

在一些同学们的眼里,每天送外卖的小褚似乎就是个穷瘪三,他们从不把他放在眼里,在他们看来,小褚就是穷得买不起一台电脑的人,不像他们,每天坐在寝室里,玩游戏玩到昏天黑地的,饿了,就拿起手机冲小褚吼一声,然后小褚就会乖乖地把外卖送到寝室里,仿佛他们和小褚,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而小褚似乎也习惯了,他并不在意同学的态度,依然送着他的外卖。有一次他还对我说:“阿姨,你要是饿了,给我讲一声,我马上会给你送来。”

那段时间,我常常和同事们谈起小褚,谈起他的贫困、他的寒冷、他的饥饿,大家都很想帮帮他,起码得让他穿暖和点吧!记得那时楼里还住着一位辅导老师,聊起小褚很有些感慨,眼里满是同情。

趁小褚送盒饭的间歇,我又与他聊上了,不知是从哪个话题聊起的,当聊到班里的困难学生时,小褚说:“家里困难的学生学校会减免些学费的。”我便借机问小褚:“学校给你减免多少学费?”小褚说:“没有啊!我不是贫困生,不需要减免

的”。见我疑惑,他接着说:“我爸爸妈妈都能挣钱的,妹妹也已经工作了,现在连我都在挣钱了!而且在我家里,还有很多亲戚朋友欠着我家的钱没还呢!”小褚的话让我大感意外,原来他并不是买不起电脑,也并没有买不起衣服,他只是选择了勤工俭学这样一种生活方式。

我又问小褚:“你在这里打工,你爸妈怎么看啊?”小褚神秘地一笑:“他们都不知道呢!我从没告诉过爸妈,”我又是一惊,小褚说:“爸妈每个月都往我的卡里寄钱,但我从不去取那张卡里的钱,因为我自己挣的钱都花不完。我每天吃饭都在餐馆里,老板对我很好,我现在一个月挣九百多元,上大二这一年可以把大三的学费都挣够了,下学期开始我就自己交学费了,我想先不告诉爸爸妈妈,免得他们想得太多,担心太多事。”

真是沙土里面拌黄金,小褚的一席话让我感到惭愧,因为他让我发现,我们的眼光太庸俗太肤浅了。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,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定向思维:总以为那些手捧电脑、衣着光鲜、花天酒地者是富有的,而勤劳、朴实、节俭、自强不息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却被我们亵渎成了贫穷。谁是贫困生?显然,小褚不是,他拥有的精神财富比许多同学多,而勤工俭学,更多的是为了培养能力认识社会、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、锻炼意志和体验生活,我们还在用“贫穷”的眼光来看待这些,是多么可笑啊!

旅法
漫笔

新年的客人

□碧水

午睡被一阵话语声吵醒,新年的客人来了?走到客厅,是客人到了。儿子说,俄老居来时,你打着微鼾,没叫你。

来客俄老居,是我第二次碰到。初次见他,是夏日的一个傍晚,似乎怕我麻烦,连家门都没进,便在院子背阳的平台与儿子一起修正他的中文简历表。俄老居是个化工工程师,想去中国的化工厂工作。简历表用于他心仪的上海、重庆等地的企业投简历。

在法国,不时能遇到与俄老居一样心仪中国的法国人,陌生抑或熟悉。在车站或者超市,法国人听说我是中国人,不是说“德高”(好的意思),就是竖起大拇指点赞。儿子的一些法国朋友差不多皆是中国粉丝,他或她有的去过中国,即便没到过中国的也喜爱中国,关注中国。大卫德夫妇先后去过北京、上海、西安旅游,亲近中国文化,平时读些英汉双语的唐诗或小说,还向我请教中国菜的做法。害得我不得不临时磨刀,学做“手撕包苕菜”。玛丽近几年差不多年年去中国旅游,去年曾相约在宁波见,不幸她在武汉病了,不得不提前回法国。她的家中摆设了不少代表中华文化的手工艺品,醒目的是大红中国结,还有一幅“禅”字斗方。向我儿子学中文的菲律宾浦不仅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少林寺学武功,自己还赶到上海出差的机会,挤出时间来了一趟宁波,游览天一阁、月湖、老外滩,买了本《天一阁》摄影册,还在鼓楼一音像店选买了三张中法文的碟片。当坐在慈城的走马楼用中餐时,发出了“世界真小”的感叹,且是用汉语说的。吉候姆曾经与我们一起玩智力游戏,这是一种类似家乡猜谜游戏,出谜人在数百幅的游戏彩图中指定三处,猜谜人根据彩图的提示分析判断谜底,那次吉候姆游戏的谜底竟是中国长城。这就是法国友人的中国情结。

在我遇见的心仪中国的法国人中,俄老居可谓最一往情深。这不,一次投简历不成

功,准备再投。那天是新年第二天,他与我儿子说去中国工作的事,咨询有关情况,将简历表再作润色。

正说着俄老居的事,尼克母亲带着一对儿女来了。在法国,圣诞节以家庭亲人的欢聚为多,新年元旦则是亲戚友人间的欢聚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,我做的点心刚刚起锅。

不知是水果红枣银耳羹的甜美,还是墙上悬挂中国书法的引诱,俄老居边划手机屏幕,边讲他学写书法的趣事。当翻到他写的“福”字时,我傻了眼,怎么“口”中多一横呢?他看出我的表情变化,继而哈哈大笑,说:“写了个错字,没发现。老师发现后,引得学员们满堂大笑。”

“你这么写,寓意吉祥,是新年多福的祈盼。”

“是吗?!”俄老居用汉语反问我,我点点头。他更高兴了,不时划动手机,说自己读了哪些中文书,学写了哪些毛笔字……多像刚上学的孩童哟。俄老居的话似乎感染了尼克母亲,她开始翻动手机,说给儿女买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汉语注音版,还问我是否有中国小学生语文新课本的必读读本?看看多么专业的提问,法国母亲居然还知晓家乡的新课本,犹如家乡的那些年轻母亲们谈论儿女的作业一样。

渐渐地,宾主的谈论话题越扯越远,新年的年文化说得最多。喝的是中国茶,自然谈到了中国的茶文化,当说到学汉语与法语时,宾主不约而同地做手势边数数——“1,2,3……”当然法国人说的是汉语,而我说的法语,继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两国的歌曲。此时,我想起了克里斯多夫。克里斯多夫走进客厅的第一句话,就是“像游中国一样”。后看到墙上书法小品《满江红》,请我与儿子分别用汉法双语朗诵岳飞的诗。这幅书法小品是宁波书法家李忠庆先生的杰作。

俄老居告别时,说很希望能到我家做客,是中国的家。我祝他心想事成,希望我们中国再见。

